

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

中外文学名著神奇科幻故事

李剑桥/主编



辽海出版社

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

中外文学名著神奇科幻故事

李剑桥/主编

辽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晓玉 于文海 孙德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李剑桥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8.6（2011.8重印）

ISBN 978-7-5451-0026-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文学欣赏—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199 号

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

中外文学名著神奇科幻故事

李剑桥/主编

出版：辽海出版社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40mm1 / 16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2 版

书号：ISBN 978-7-5451-0026-6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字数：1280 千字

印张：150

印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0 元（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名著就是指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知名度，而且包含永恒主题和经典的人物形象，能够经过时间考验经久不衰，被广泛流传的文字作品。名著是世界整个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是耀眼的明珠，是精神的火花。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它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作品里最重要的品种就是小说。小说是四大文学样式之一，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深刻的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体（文学体裁），它是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故事情节则是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演变过程。由一组以上能显示人和人、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具体事件和矛盾冲突构成。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部分，有的还有序幕和尾声。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情节，能够体现出人物行为之间的冲突。因此，情节的构成离不开事件、人物和场景等因素，它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我们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巨大作用。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主要包括中外文学名著有关神话、侦探、战争、科幻、人物、戏剧、爱情、电影、探险、智慧等类情节故事。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生动、晓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世界文学作品、增长文学素质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目 录

时间布	1
闹鬼的航天服	6
月心探险记	12
太阳帆船	18
太空潜艇	23
宇宙飞船中的怪物	29
月球异宝歌铃	34
魔鬼三角与 UFO	40
窗外	47
太空城的孙悟空	53
地球卫士	61
繁荣之花	67
太空强盗	73
钻石盒	80
分身术的风波	88
外星魂附体的人们	94
布克的奇遇	99
双曲线体	110
古尸复活记	118
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绿姑娘	125
大脑无线电广播	130
黑龙号失踪	135
时间银行	155
苏格拉底	157
不死国	162
梦梦买猫	167

归来的狗	172
海底城迷案	176
鲨鱼侦察兵	183
我的房客	195
不可抗拒	201
星孩.....	205
往事复现机	217
机器人俾斯麦	226
只剩一分钟	233
访问失踪者	240
奇妙的书.....	245
后院起火.....	251
永远的朋友	256

时间布

〔海〕·帕·罗德里格斯

假如时间肯随人意，世界上会只剩下终日默默、无所追求的老年人。这个结论费解吗？听了我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安德烈斯，”爸爸对他九岁的儿子说，“你过生日那天，我准备送你一块表作礼物，你知道爱护它吗？”安德烈斯抬起头，眼睛里放出异彩，显然，是爸爸的美好许诺打动了他。他亲吻着爸爸，并保证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它。爸爸回办公室去了，安德烈斯继续留在花园里。他想象着自己将可以像老师那样，在课堂上扬起表来看时间了，一块真正的和学校的时钟一样准的表……遗憾的是，过生日差不多还要足足等四个月。

一想到这里，安德烈斯觉得身子都软了。他想呀、算呀，似乎这段时间有几个世纪长。他失望极了，困惑地望着天空。那天上的云彩，多像一队大鲸鱼，你追我赶，向南方奔去。要能像它们，还有什么距离和时间不能超越啊！这时，他只羡慕推着云彩跑的风，羡慕天空飘然下落的雨，羡慕瞬息即逝的闪电！他高喊：“这是拿时间开玩笑。以这种代价，我不要表，什么都不要！谁愿意等那么久！”突然，一个相貌古怪的人，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的心事我全知道。”他对安德烈斯说，“有我在，什么事都好办，我就是为了给你解除苦恼来的。快拿着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有一米来长，上面缠绕着极薄极薄的窄带。“这布卷就是时间，”那人说，“因此，它的名字叫‘时间布’。布上标着的厘米和毫米就是年、月、日、时。”

他接着说，“现在，我来告诉你怎样使用它，你注意听。当你渴望某天快点到来的时候，你就轻轻拉着布的一头，慢慢将布卷展开，你数着星期和月份，一直到你需要的那一天。然后，在布上打一个横褶儿，把不需要的的时间统统缝到褶儿里。当你缝完最后一针的时候，你渴望的那一天就来到了。听明白了吗，朋友？”安德烈斯都听呆了。他想向那个人道谢，可是，面前除了那个大轴卷，什么人也没有了。

“是真的吗？我应该试试。”安德烈斯想道。

他跑到妈妈做活的房间里，拿了针和线，回到小花园，捧起神奇的轴卷。布条就像绸子似的在他手里滑动起来。安德烈斯目不转睛地数着布上的彩道和字母，那是月、日、时的标志。事情一点儿也不复杂，只要集中注意力，别让等待的时间错过就行了。因为布条一旦展开，就再也卷不回去了。安德烈斯一天一天地数着，当他数到生日前一天的时候，更是加倍注意起来。他觉得摆弄这玩意儿还挺有趣哩。终于，他期待的那天展现在他眼前了。他把多余的四个月全塞进横褶儿，一边缝，心里一边嘀咕：“说不定人家是跟我开玩笑呢……”然而，他刚缝完最后一针，传来了爸爸的声音。

“安德烈斯！过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把这块表送给你。”勿容置疑，一切全是真的！

安德烈斯高兴得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爸爸面前。

“拿去吧，好好爱护它，明年的今天，如果你能让我看到它保存完好，就送你一块金表。”

安德烈斯向父亲道过谢，连表盒都没顾得上打开，就急忙跑到花园里，倒起轴卷来。他要立刻看到那件漂亮礼物——金表。

一切都很顺利。当他缝完最后一针的时候，爸爸声音又飘了过来：“孩子，把去年的那块表拿来看看。”安德烈斯就把它原封不动地递过去。

“难为你这样细心，这表保护得像没用过一样。”

爸爸说着，拉开了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取出金表。安德烈斯接过表，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只听爸爸又说：“你可以带上表见你的朋友们了，下午五点他们会来参加你的生日家庆。”

安德烈斯急不可待地想把这珍贵的礼物拿给同学们看，便又向布卷奔去。如前操作了一番，没等他走出花园，就听到大厅里朋友们的喧闹声。

“你们快看，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兴高采烈地说着，把金表送到了朋友们的眼前。他的朋友们甭提有多羡慕了，热情的赞扬纷纷而来；又是祝贺，又是拥抱，把他忙得个不亦乐乎。

就像一曲美妙的合唱，如果有一个人走了调，就会破坏整体的和谐一样，在这个和美愉快的节日里，有人冒了一嗓子：“安德烈斯的表没什么了不起，那是他爸爸送到他手上的。有本事自己挣钱买一块……”说完还轻蔑地耸了耸肩。安德烈斯哪儿受得了这个。他回答道：“但愿上帝让我们马上满三十岁，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你我之间财富的差别了。”

安德烈斯想显露一下他和那位朋友之间的地位差别，连考虑都没考虑就发疯似的跑到花园，扯起布卷来。他一直倒过了长长的二十年才住手。那简直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巨人向前跨了一大步，一下子越过了半个世纪……他伏下身去，集拢摊在地上的一大堆布条，开始缝褶皱了。孩子们的说笑声不断传来，还是回到节日大厅去吧？但是，安德烈斯的自尊远远超过他童稚的心愿。他心里明白，那展开的轴布

再也卷不回去了。但他毫不反悔，甚至加快了速度。终于把褶皱缝好了。

此刻，一片寂静。大厅里传出来的那些愉快的喊叫声哪里去了呢……安德烈斯望了望周围，发现花园不见了，自己也不再是穿着海魂衫的快乐儿童，而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忧郁青年。他穿着黑坎肩和黑裤子。“黑的？为什么是黑的呢？”原来，他的双亲已在数月前去世了。这可能吗？不幸得很，事实的确如此，不要忘记，从那个下午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个年头。如果在一天里会发生那么多事情，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又会出现多少事情呢？无须多讲，这足以说明一切。

上班的时间就要到了，安德烈斯梳理了一下头发，准备去他那简陋的办公室上班。他为贫困的经济处境而悔恨，那个遥远的、令人愉快的下午，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中。那时，他父母健在，家境优裕，他本人的前途也不可限量。可他，为了朋友的一句话，就这么急急忙忙地结束了本来可以有许多年的幸福，甚至没有机会向朋友们炫耀一下。

他回忆着往事，走出家门，迎面遇上一位吉卜赛女郎。她说：“我会看手相，能知道人的过去与未来。”绝望的安德烈斯对她喊道：“快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富翁！”她看了看他的手掌，对他说：“你的一生是痛苦的，匆忙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发财的日子会到来的。”小伙子又问道：“你知道在几年之后吗？”“这个我可不能泄露。”她答道。“谢谢，好心的女人，请收下这枚银币。”

安德烈斯立即转身返回荒凉的院子，那个轴卷还在那里躺着。他小心翼翼地拉开布卷，忽然心有所感，便停手打了个横褶儿。缝完，一切全变了，啊，多么可怕的时刻！他正处在最贫困的时期，失了业，穷困潦倒。看到这些，他心都凉了；但他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

又拿起轴卷胡乱扯起来。这一下，他的生命又过去了十二个年头。他缝了个褶儿，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好转。他便一次再次地缝掉时间。正如吉卜赛人所说，他变得愈来愈富有。换一个人早该对此感到害怕了，可他却只想得到更多的财富。突然，那布就像蘸过粘橡胶液一样在他手中失去了弹性……从那个生日到现在，一下子过去这么多年，安德烈斯已经变成一个白发老翁，老得连拉布卷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身体羸弱，背也驼了。

突然，似火花一闪，给他轴卷的那个人又出现了。他对安德烈斯说：“如果别人得到这种机会，大概也会像你这样做的。这对高傲的人来说也是个教训。”

白发苍苍的安德烈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望着面前的一切，那种贪心所带来的烦恼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心潮澎湃，品尝着恬静生活的甜美，感慨地说：“要是能这样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不能再虚度时光。”“生活就在你身边，好好安排时间吧。”那个古怪的人对他说。

安德烈斯靠在椅子上，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容地体味着平静生活……

闹鬼的航天服

〔美〕阿瑟·克拉克

卫星控制中心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观察舱里写当天的进展报告。观察舱是从航天站的轴上突出来的一个玻璃、圆顶办公室，好像是轮子的毂(gu)盖。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理想的工作场所，因为视野太开阔了。我可以看见建筑队在距离只有几码的地方建航天站，就像在拼凑大型拼板玩具，他们工作的时候像是在跳慢动作芭蕾舞。下方二万英里外，欣欣向荣的蓝绿色地球在错综复杂的星云衬托下飘浮着。

“我是站长，”我回答道，“什么事情？”

“我们的雷达显示，两英里外有一个小小的回波，几乎是固定不动的，大约位于天狼星西五度，你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这一物体的直观报告吗？”

和我们的轨道如此准确吻合的物体不大可能是流星，一定是我们的什么东西掉了——也许是某一个器材没有固定好，从航天站里飘出去了。这是我的想法，可是当我拿起望远镜，在猎户座周围天空进行搜索时，我马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虽然那一航天物体是人造的，但是它和我们毫无关系。

“我找到了，”我向控制中心报告，“是一个试验卫星——呈锥形，有四根天线。从设计判断，说不定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美国空军的试验卫星。我知道，当时由于发报机损坏，他们有好几个试验卫星失踪了。他们作了多次努力，最后才进入了这一条轨道。”

控制中心查了档案，证实了我的猜测。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发现，到了 1988 年，华盛顿对我们这类发现还是一点不感兴趣。要是这种试验卫星再次失踪，华盛顿方面也无所谓。

“我们不能让它再失踪了，”控制中心说，“即使没人要它，它对航行也是个威胁。最好有人出去把它拿进来，使它离开轨道。”

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有人”一定是指我。我不敢从组织严密的建筑队中抽出一个人来，我们已经落后于计划，而工程每拖延一天就要多耗费一百万美元。地球上所有的广播和电视网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希望早日通过我们播送节目，提供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服务，从南极到北极，跨越整个世界。

“我出去把它拿进来。”我回答道。虽然，我把话说得好像是要为大家做一件大好事，但私下里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我出来起码有两个星期了。

在通往过渡密封室途中，我遇到的唯一工作人员是汤米，它是我们最近刚得到的一只猫。在离开地球成千上万英里的地方，养点动物对人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能适应失重环境的动物不多。当我离开它，爬进航天服时，汤米悲伤地喵喵叫个不停。可是我因为太匆忙了，没有时间和它玩。

现在，也许我应该提醒你，我们在航天站所使用的航天服，和人在月球上活动时穿的柔韧航天服完全不同。我们的航天服是一种很小型的航天船，只能容纳一个人。航天服呈粗短圆柱形，大约七英尺长，装有小功率喷气发动机，上端有一对像手风琴一样的袖子，供操作人员放手臂之用。

在只供我一人使用的航天服里安顿好以后，马上打开动力，检查小型仪表板上的各种仪表。所有的指针都在安全区里。我对汤米眨了眨眼，表示祝它好运，然后把透明的半球状物罩在头上，把自己密封起来。因为这一次的旅程很短，所以我没有检查航天服内部的各个小柜子，那些柜子是在执行持久任务时用来装食品和特殊设备的。

当传送带把我送进过渡密封室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北美印第安人的婴孩，被他的母亲背着走。接着，抽气机使压力降到零，外门打开，最后的一丝空气把我吹到群星中去，我慢慢地翻了个筋斗。

航天站离我只有十几英尺，但是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行星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我被密封在一个微小的机动圆柱体里，对整个宇宙一览无余，但是我在里面实际上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所有的操纵装置和柜子，我的手脚虽然都够得着，但是加垫椅和安全带使我不能转身。

在太空里，太阳是大敌，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你的眼睛烧瞎。我小心翼翼地把航天服“夜间”一侧的黑色滤光器打开，然后转过头去看星星。同时，我还把头盔上的外部遮篷转到“自动”的位置上，这样，我的航天服无论转到哪一个方向，我的眼睛都能得到保护。

过了一会儿，我找到了我的目标——一个银色的光斑。它的金属闪光使它和周围的群星明显区别开来。我踩了一下射流操纵脚踏，小功率火箭使我离开航天站的时候，我可以感到加速的轻微冲击。经过十秒钟稳态推力飞行之后，我切断了动力源。靠滑翔飞完剩下的旅程还要五分钟，要把我打捞上来的东西带回来，所需的时间也多不了多少。

就在我飞往茫茫太空的那一瞬间，我发觉出了严重问题了。

在航天服里面，从来不会完全没有声音。你随时可以听到氧气的轻微滋滋声，风扇和马达的微弱飕飕声，你自己呼吸的沙沙声。如果你仔细听，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有节奏的怦怦声。这些声音在航天服里到处回响，无法逃逸到周围的真空中去。在宇宙空间，它们是不受注意的生命的伴音。只有当这些声音出现异常时，你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现在这些声音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声音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我无法辨认的声音。是一种时断时续的低沉的乒乒乓乓声，有时还伴有叽里呱啦的声音。

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屏住气，想用耳朵找出这种陌生声音的来源。控制台上的各种仪表看不出什么问题，刻度盘上的所有指针都一动不动，预示灾难已经迫在眉睫的红灯忽亮忽灭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这算是一点安慰，但不是很大的安慰。我很早以前就懂得，碰到这种事情时，要相信自己的本能。这时，它们的报警信号在忽闪，通知我要及早赶回航天站……

即使到了现在，我也还是不喜欢回忆后来那几分钟的情况。恐慌像涨潮一样，慢慢充满了我的脑袋。在宇宙的奥秘面前人人都必须构筑的理智和逻辑的堤坝被冲垮了。这时我才明白面临精神错乱是怎么回事。再没有其他的解释更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了。

把干扰我的声音说成是某种机械装置出故障造成的，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虽然我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远离人类或任何物体，但我并不孤单。无声的真空给我的耳朵送来了微弱的、然而确实无误的生命活动之声。

在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最初时刻，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入我的航天服——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企图摆脱冷酷无情的太空真空，寻找一个庇护所。我一边坚持工作，一边疯狂地急速旋转，仔细察看周围的整个视野，除了面对太阳的耀眼锥形禁区以外，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太空中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但是那有意乱抓的声音却听得更加清楚了。

尽管有人写了不少废话来攻击我们宇航员，但是说我们迷信是不切合实际的。可是当我丧失理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伯尼·萨默斯死亡的地点并不比我离开航天站更远，你能责怪我吗？

伯尼发生的那次事故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发生了三个故障：氧气调节器失去控制，压力迅速上升；保险阀门不能喷气；一个不良焊接点熔化。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他的航天服向太空敞开了。

我过去不认识伯尼，但是因为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的命运对我突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类事情是秘而不宣的，但航天服毕竟太值钱，损坏了也舍不得扔掉，即使穿某一件航天服的人死了，人们也会把它修理好，重新编号，然后发给另一个人穿……

一个人远离他原来的世界，在群星之间死去，他的灵魂将会怎样呢？伯尼，你还在这里，还依附在这件航天服上吗？

四面八方好像都响起了乱爬乱摸的声音。我与周围可怕的声音搏斗着，心中只剩下一个希望。为了保持神志正常，我必须证明这不是伯尼用过的航天服，这些紧紧把我封闭起来的金属壁从来没有充当过另一个人的棺材。

我试了好几次，才揪对了按钮，把发报机转到紧急波长上。“我是航天站！”我气喘吁吁地说，“我已陷入了困境！请查一下档案，核对我的航天服——”

我讲个没完，他们说我把麦克风都嚷坏了。一个人在太空中，处于孤零零的绝对孤立状态，突然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脖子后面轻轻拍打，他能不叫嚷起来吗？

尽管绑着安全带，我一定是向前撞了，狠狠地撞在控制板的上缘上。几分钟后，营救队赶来时，我还没有恢复知觉，前额上横着一条愤怒的伤痕。